

致某女孩的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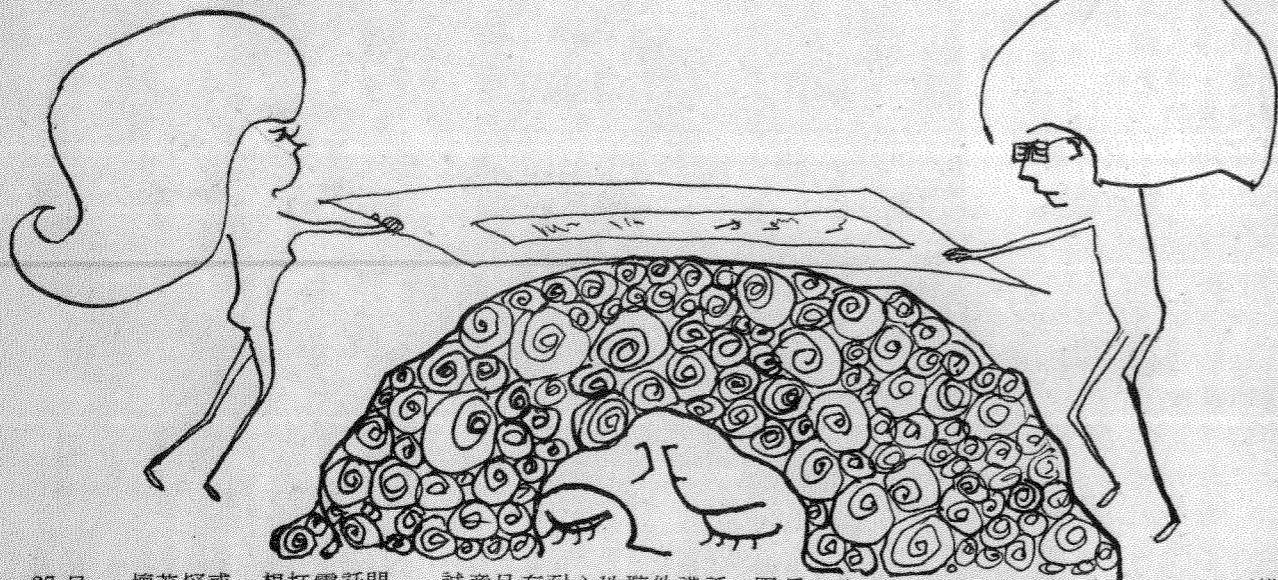
我的意料之外，妳該不是一位會撕東西的小姐吧！

我第一次看到妳，覺得妳是一位矜持而懂得禮貌的女孩，所以才下決心跟妳為友，所做的一切，就是想維持這份珍貴的友誼；我自認為對妳始終總是尊敬而沒有壞意，因為彼此尊敬正代表一種很良好的開始。也許有對不起之處，我自己沒有察覺，而對方的妳却認為不可饒恕的天大罪行。但對於一個人的過失，難道就如此地決定一個人的好壞嗎？人只要不貳過，就不算是過錯。何況當一個人做了錯事，却不知道自已已做錯的人，不給他一點機會去悔過去補償，這不是一件很殘忍的事嗎？一個人要時常設身去為他人着想；假如妳是我，而我

××小姐：

或許不該再寫信來煩擾妳，但有些話不得不講。

×月24日，收到一信封的碎片，使我感到驚訝非常，思索了三天三夜，如今仍舊是疑惑不解，也許是什麼地方觸怒了妳，或是什麼力量使妳這麼做，但我總覺得妳這麼做是出乎



27日，懷著疑惑，想打電話問過究竟，如真有過失，則當時抱歉，奈何電話打通，妳的朋友去叫妳，而妳却叫不知名的人來答話，妳這樣做，有禮貌却不高明；因為妳們那支電話靈敏度過高，這邊聽到妳們的言語非常清楚，這是妳料想不到的事吧！當有人誠意地想找妳談話，妳必須也

誠意且有耐心地聽他講話，因為人應彼此相愛。可是，顯然地，妳也缺少這份美好的德性！

也許，不是上述的那種可能，但至少一件事應該有頭有尾，大家清楚清楚。（因為我是一個不善於打啞謎的人。）以免一生都當了罪人，內疚過深，有朝一日，害成神經分裂症，

Hawk Wei

是妳的話，對於這類事，妳會有何感想？我們要去原諒他人的第一次過失，因為不知所以不為過。然而，妳却缺少這份美好的德性，對於一個女孩來講，實在是件很遺憾的事！

24日，當我收到了碎片，曾加以再排列，再組合，發覺較先的信封只有四等分，最後一封則最奇慘無比。（這要感謝妳將所有的碎片全寄回，而沒有吞掉。）可知，罪過來源是在此上，但思考結果，仍是不解。我常常在想，假如我是妳的話，我不會將此等可愛的東西撕得碎爛不堪；不喜歡，可以把它再裝入信封裏退回，就足以表達「不喜歡」「可恨」的意思了，因為究竟它本身是沒有過錯的！何必如此地對待它？！

缺少一位濟世人才，那有多可惜？

這是我所想要講的話，我仍然非常珍惜這份友誼；如果妳認為我是一位罪該萬死，不可恕的無藥者，可以把信再退回來，但記住，不要對信發脾氣，將之粉身碎骨，則吾心安矣！！

××草

慧麗

現在是為什麼哭泣——
為生命還是為了死亡？

且回溯一下，曾經發生了什麼事？
醫院的大廳，三個人正推著推床，
上面掛著點滴瓶——共有三個。
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推床上的人頭向一側，
禿頂，
但還沒到牛山濯濯的地步。

今天必須找些事來做，做什麼好呢？
到重病房去選一位病人吧！
「想陪一位病人到外科去嗎？」
想，可是和誰呢？——「推床上禿頂的男人。」

「血壓140/88，請你記錄一下好嗎？」
已經有那麼多人圍著他了，我又能幫上什麼忙！
只好站到一旁去以免妨礙工作。
「拿這個彎盆去量一下血。」
怎麼做？——就是測量——
老天，如此鮮紅的——
流出來的血塊像溫熱的布丁——
一定是早就凝集了。
他的胸膛很快的被剃薙了——
背部也剃好了——真快，
解開睡衣的鈕扣——
啊！他穿了一雙白色的短襪，
他的雙腳一定像我的一樣冰冷。

死與我



「他有希望嗎？」——
 「當然他是有希望的。」
 走吧。——「病歷拿來了嗎？」——在枕頭下。
 快——天，讓我們快點行動，
 好奇的注視——就是笑不出來，
 進手術室前最好先換上衣服再進去。
 老天！怎麼有這麼多帶子要繫！
 帽子、口罩——有沒有遺漏？嗯！齊全了。
 「站到角落去。」

學生總是被趕到角落。
 他仍躺在推床上——等待著血壓變得穩定，
 正輸血中——看起來似乎出血不怎麼厲害。
 每一件事都會進行順利的。
 他在發抖，要求蓋毯子——他被蓋上毯子。
 手術房裏很清冷。
 麻醉師把手放在他肩上：
 「一切看起來都很順利。」
 他點點頭。
 移動——慢慢的——移動——
 老天，他為什麼還一直不斷的流血——
 從嘴角流出，由鼻孔流出——
 大夫們是怎麼說的？
 食道癌——
 原本打算下週手術的。
 為什麼改成現在？而你為什麼要在這關頭出血？

他已被安置在手術檯上，
 「血液——我們需要更多的血液。」
 「這裏好冷。」——「去拿——我們需要更多的血。」
 多大年紀？

三十三歲——如此年輕！
 Sodium pentothal——由靜脈打進去。
 溫和的——向病人解釋：
 「你將會慢慢的睡着。」
 他就不會再感到冷。
 不會再感覺到——再也感覺不到——
 大夫們——穿著綠衣服進來，
 刷過手的，戴上口罩的，
 而且是戴眼鏡的。
 目前還只有等待——等待。

大夫，沒有脈搏了——
 大夫，病人的脈搏停止了！
 開心按摩——一部小車猛地被推進來。
 推、推、推、推、推、
 吹、吹、吹、

「將用雙手按摩心臟？」
 「不錯——刀片！」
 皮膚整齊的被切開了，
 多麼快速，多麼敏捷——多麼危險！
 那個跳動規律的東西——
 放在手中——看起來是多麼的脆弱，
 請跳動吧！祈禱著。

電擊器——直接放在心臟上，
 「向後站！」
 他跳了一下，像是繫在線上的傀儡，
 戰鬥吧！——為你自己的生命而戰鬥吧！
 當然，他是會活下去的，
 這群人在一起合作得很好。
 澄清的液體從右臂注入，
 血液則由左臂輸入。
 「切開靜脈！」
 更多的血由靜脈進入。
 「血液不夠了。」
 「去多拿一些來——！」
 「在那裏呢？」
 「去找哇！」
 心臟按摩繼續著，
 止血——快止住血，
 沒有一個人說話，
 一對一對的眼睛——投射出——焦慮，等待，
 從大夫到大夫的臉上——一直到瓶子對瓶子，
 再到心肺機上。

他的右側胸部被打開，
 試圖去止住血，
 老天，別再發生休克了。
 「大夫，從病人嘴裏流出的血就像我們
 從他的手臂輸進去的一樣的快。」
 接著——一個污桶——
 污桶？——被放在地上——
 就在病人頭部的正下方。

這種情形能持續多久？
 他必須活著，但是他不能，
 他一定要活下去的，可是——
 那是什麼聲音？——像屋簷雨水在滴流著？
 他的生命從他的嘴角流了出去，
 他的生命從他的鼻孔流出去了。
 大出血也平息了！
 但是腦袋中又如何呢？祈求著，

或許，他還能生存。

休克？又一次？
 「沒有了，大夫，他已沒有自然呼吸了。」
 已休克了，又跳一下——像一個破娃娃——跳二下！
 血又像小溪般的流起來——
 從嘴角流出，
 沿著呼吸器的管子流下來，
 管子皺褶得像一隻手風琴，
 黑色的管子，
 多麼不相稱，



但是生命却從那兒——
 一滴一滴的——由管子滴到桶子裏，
 細流，每一支細流就可匯成洪流。
 「大夫，污桶已差不多半滿了，
 大夫，桶裏已盛了五加侖的血了！」
 那雙眼睛已表現出絕望了，
 那雙眼像是說停止了。
 死了——不——死了——是的。
 「他像這樣的流血至少已經有一個鐘頭了。」
 一個鐘頭——心臟，你是知道何時該停止的，
 但是他們却強迫你繼續工作，
 而你也照做了，是不是？
 你把自己的生命壓縮掉了。
 「我——真不願放棄——
 他是那麼的年輕。」
 大夫的眼，辯護著——
 可惜技巧和護理都不足夠。

人都跑到那裏去了？
 那個最有能力的小組。
 我沒看到他們離去，
 的確——他們沒留下來的必要，
 他們是與生存者一起工作的，
 而現在他却已經死去。
 他是睡着了——
 他只是睡着了，
 假若他知道他知道自己永遠不會轉醒，
 真不知會怎樣？

駐足在我站的角落——
 大夫對我溫和的微笑：
 「一切都已經成了過去了，小姐。」
 是的——不——我知道——可是——
 護士進來了——走到我面前——
 「你的指導老師正等著你。」
 是的，當然，但是他是不會再回來了。
 這麼快的——
 生命會在這裏——而現在生命却已經消逝了。

天啊！這是多麼孤單的死亡。
 我真希望他知道我們都是關心的。
 現在我已知道了，
 我是為生命而哭泣。